

浑河的风暴

HUNHEDEFENGBAO



第二部

蔡天心著

浑河的风暴

第二部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浑河的风暴

(第二部)

蔡天心著

责任编辑：唐维安

•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

•

198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9.125 插页：2 字数：428,000

印数：1—2,000

ISBN7—5404—0117—6/I·99

统一书号：10456·271 定价：3.90元

第一章

正月，浑河村象在梦一般的昏睡中过着。……每年这时，家顶家都没有什么活干。年轻人好乐，就怂恿老年人出面张罗办秧歌，办龙凤船，耍狮子，耍龙灯，有时灯下还唱洛子^①、蹦蹦戏，演些什么“瞎子观灯”、“小老妈开谤”、“王定保借当”之类的小戏。从打前年事变以后，年月慌慌乱乱，日子一不安定，人也就恍恍惚惚，过一天少一天，干啥都没心拉肠的，哪里还有人张罗这种事！青年小伙子们闲着没事，就沿街蹯蹯跽跽地，挨家挨户串门子；有的背着自己家里大人，偷偷地到僻静的小房里看纸牌；有些人就成天挤在会房子东里屋，央及朱旺老头给说书讲古、唠扯着年前村堡里和地方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……其中唠扯最多的是刘云投奔抗日军和于万春被捕这两件事。特别是后一个案子，闹得骑虎难下，不可开交。本来，一过初三，杨春茂和高玉山俩商议好，让小豹子张朋和宁海山出头，暗中活动大伙具结，写保状到区署去保于万春。串联的结果，全浑河村除了何金、高老白、郎三等三、四户以外，几乎一家不拉的全都出了名。有的盖章，有的画押，有的按了手指头。按照杨春茂和高玉山的安排：让吴长发和张万

^① 洛子，即评戏。

福几个老头出面，先到曹家大院找何管事摸一摸底，察看一下动静。这几个老头本来就很老实，他们哪里架得住何金的花言巧语，去了一趟回来，一点底也没摸着。第二天，他们几个老头又到区署去保，说了很多好话，又递上包着两块现洋的门包，门房才把保状递进去。等有一顿饭工夫，门房回来说，署长要亲自传见，这倒把几个老头吓住了。他们来时谁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一着，真弄得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；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但既然来了，也只好硬着头皮挺着，谁也不好半道拉沟。又等了半晌，署长传见了。他开头便板起那张青灰色的窄条脸，瞪着两只充满血丝的眼睛，森严而又凌厉地问：

“是谁让你们出头来保的？”

他们一起回答说：

“是全村子百姓公推俺们三个人来的。”

署长又问：

“你们知不知道于万春犯的是什么案子？”

几个老头一下子被问懵了，他们彼此互相看看，面面相觑。楞了半晌，才一个接着一个回答说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是什么案子，你们敢来保？”

看脸色，署长是生气了。幸亏吴长发老头还沉着，他好说歹说，才把署长的气说消了。署长把他们几个老头申斥了一顿，说：

“我要不看你们几个都上了岁数，一定把你们押起来。”

直到最后，署长也没说于万春为啥不能保，这样，就回来了，也再没人敢张罗去保了，事情就搁下了。众人也都很纳闷，都在暗中猜测，但谁也摸不清于万春的案子倒底有多大。

过了几天，慢慢地就有消息从地东院子里的炮手嘴里传出来，说曹地东家里埋藏在炕洞子里的枪丢了三棵。何金进城把这件事报告给大东家。大东家听了之后，向他大发了一顿脾气，限定他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枪给找回来，还不能走露一点风声，不然也要把偷枪人抓住。何金心想可能是办丧事时候丢的，但又怕说了大东家不乐意。因为那时大东家一直在家，不好说是他在家时丢的。只好把时间说成是刘云逃走前后，而且断定这里边一定有人知道根底：一般人怎会知道这么详细？当时，他和曹金恺就把过去在他们家扛过活的人仔细地研究了一番：刘云在他家当过几年车老板；于万春大前年还给他家当过打头的。他们两个就怀疑在于万春身上了。当然，可能还有更知道底里根情的内线，要不怎么连何管事都不知道的秘密，会泄漏出去呢？（这枪是老地东和大东家夜间亲自动手埋的，全家人都睡了，连大东家奶奶都不知道，不要说何管事的了。）恰好何金那天从城里回来，他儿子何禄就向他告状，把前一天于万春打了他的事叙说一番。何金一听就来了气，本来他平常和于万春中间就有疙瘩，这回也活该他倒霉了。他把他和大东家研究过的事，一一向大东家奶奶说了。然后，两个人一合计，就定下了个声东击西，敲山震虎，引蛇出洞的计策，试探一下虚实，先从于万春下手，利用欠债打人这件事，也可以不一下子把什么都露出来。这就是腊月三十日抓于万春和搜查他家的全部秘密。另外，何金还给高老白和郎三布置了任务，让他俩暗中严密注意杨春茂、高玉山和小豹子张朋、宁海山几个人的活动。当然，传出来的消息并没有这么详细，只说了丢枪的事。春茂和玉山得知这个消息以后，就重新拿定主意，并特地找小豹子张朋在一块碰了碰头，决定暂时不再联络人去保于万春

了。他们三个人商量一定要严密保护枪枝，不能走漏风声。万一引起怀疑，就要采取紧急措施，无论如何不能让武器失落了。他们估计，曹大金牙和何金第一个怀疑的应该是最近一年在他家赶车的柳青顺，为啥他们不首先怀疑他，是因为知道他回关里老家了吗？可这并没 人知道啊！关于柳青顺的去向，何金曾派人来探询过几次，青顺屋里的一直说：雇到城里给人拣大粪去了。他们想：何金可能抓不到柳青顺的彩儿，才拿于万春垫背的。但，这也只不过是猜测而已。

正月十五以后，堡子里暗中流传的谣言越来越多，有的说关里已经出兵了；有的说东边道老百姓受不了日本鬼子的压迫，都参加抗日军反上来了。话，说的活龙活现，因此，有人就估计今年春天地种不上了；还有人说，就是能种上，秋天也收不成了等等……谣言象雾一样包围了浑河村，弄得人心惶惶，谁也不想种地的事了。堡子里只有高万有这样人是不听信什么谣言的。他打过年以后，就每天都起大早拣粪，白日也整天不拾闲。他用了将近两天工夫，打了一副粪帘子；眼下又把十几捆秫秸破成篾子，打算编几顶酱斗篷，好在四月十八那天拿到庙会上去卖。他对两个儿子越来越不满意；他认为他们不务正业，日久天长了，嘀咕也没用。他对他的两个儿子总是晚上出去，偷偷摸摸地背地里净干些什么事也有很大怀疑。听说地东院丢枪事以后，他一下子就联想到玉山和二林身上：“可能就是他们几个干的吧？”老头子这样估摸，可又不敢相信：“可别是他们……要是他们，这祸可就闯大了。”有一天，他看玉山吃完饭到房山去小便，老头子马上就跟了出去。他站在大山后面问道：

“你们没听说东家院丢枪的事儿？”

“这么大的事儿，全堡子都传开了，我咋能听不见？”

“这是谁干的呢？一下偷三、四棵枪出来，这本事可也真不小啊！”老头子说着，眨巴眼睛瞧着儿子，觑着他脸上神情的变化。

“摸不清是谁干的。不过这是得有点本事才干得出。看起来，咱浑河村还是有能人呀！”玉山不露声色地、平静地回答。接着，他用镇定的眼光望着他爹，而且用非常严厉的声音（完全不象儿子对老子，而象是一种命令的口气）说：

“这件事和你没关系，你不要跟着别人胡乱猜疑。这对咱没有啥好处。有人问到你，你不知道，就说不知道，别跟着别人顺沟撵就行了。”玉山最后关切地嘱咐爹说。

老头子听儿子这么说，也就不敢再往下问了。

事情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在高万有心里搁浅了。

过了几天，又有新的谣言传出来了，有人哄扬说，地东的土地要加租子啦，佃的地也一律要加价啦！有的又说，听何管事的亲口说：今年所有的地都要变成现钱租了！……这些直接和佃庄户种地有关的谣言，却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但谁也不知道这谣言是从哪儿传出来的。有的人怀疑，有的人却信以为真了。可不管咋说，这谣言确实把浑河村佃庄户——最后连高万有一包在内，都弄得忽忽悠悠的了。

一天晚间，高万有老头到前街孙荣家去还簸箩，回来绕过会房子门口，看见里面点着灯，戴着各种毡帽和皮帽的头影映在窗户上。小屋子里传出谈话声，唠得一朗朗的。高万有走进院，在房檐跟前站了一会，听见里面正唠扯大东家曹金恺在站上开公司，在日本站交易所搞搞把套卵的事。

“这——我早就有点耳风了，可我没敢说。”这是孔庆山

的声音。

“我不信，哪能呢？就凭大东家那么精明的人，……能赔？……”另一个人唔唔噜噜地说。

高万有捉摸了老半天，才听出来这是杨太大儿子杨裕仓的声音。

“是啊，我也这么想，说别人做买卖赔了，我信。曹大金牙，他那个人，该有多鬼呀，真是人精啊！有些地方，比他爹还厉害。他能踩窟窿桥？”说这话的是宁海山。

“喂，青燕子，你这是听谁说的呀？真是这么回事吗？”

“站上都一嗡嗡的，那啥能假吗？”刘春回答。接着又补充说：“我亲身眼见，大东家在站上开的那个公司的柜房屋里，人挤得满满的，都是等着使期豆钱的。这事儿，人家外堡子早就有耳风了。据说：大东家已经有十来天没回站上的公司啦！还有人说他头年就套进去了，过了年也没反过稍来。人家说，这就象要钱一样，输多了，想捞也捞不回来了。有人说，大东家把浑河村他家产业的大照、户管都押到日本一个什么会社里，从那个会社借了很多钱，也都套进去了。哄扬说，他把嗓子都憋哑啦，还在城里想办法，……咱成天在堡子里，连站都不上，又上哪能知道？我要不是今个上站，还不是一样蒙在鼓里。……”

“唉呀，老兄弟，要不是你上站回来一说，我啥不信呢，怪不得直劲哄嚷加租加价的，我看，怕又是想在咱们地户身上打主意了。”小豹子张朋颇具独到见解似地猜测说。

“你听没听说到底一共赔了多少啊？”

“这我可没打听确实。不过听人传说，不算去年咱堡缴的租子，瞎赔七火车豆子，一火车三百石，三七二十一，那就是

两千一百石豆子，外加五火车高粱。”

“啊呀！那不老鼻子了吗？可这一下子，他把浑河村的地都折腾了怕也不够啊！”

“折腾地？要真能把地都折腾了，恐怕瞎用不了哩！可这年头，就有这么多地，谁要呢？要折腾一下子也折腾不出去呀！”

高万有老头子听到这里，心里不知怎的动了一下，象闪过一个火花，突然又灭了。他紧接着又听见有人用非常惋惜的口气说了：

“这是怎么整的？曹大东家这次一定是上了人家的当，上了人家的贼船了。”

“可不是上贼船了咋的。他开这个粮豆公司，就是受去年老地东死时候来吊丧的那个叫吉田的日本鬼子撵弄的。”

“一定是他摆的套，让大东家往套子里钻哪！……”

“唉，这说什么也怨他自己个……”

高万有不愿再听下去了。他踉踉跄跄地跨出会房子院门槛，独自一个人沿着村街，朝自己家门走回来。他一边走，一边在心里琢磨：“曹家大院地租子地价可够重的了，要再加租加价，这地可怎么种哪！就是能种，到秋天打石斗粮食，刚够缴租子，还有啥意思呢？那不是拿穷人寻开心，闹玩笑吗？……”

第二天，一整天他都没心拉肠的，真的连啥活都做不下去了。胡乱地吃完晚饭，没等天黑，他就向会房子走了去，而且挤进屋去坐了。可这晚上，他听到的却是另一个使他更加感到不安，感到心烦意乱的消息。

吴长发和孔绍先两个老头坐在会房子东里屋靠山墙的腕子

炕上，一边抽着烟，一边悄悄地唠嗑。只听吴长发说：

“我今儿个可听见一件挺重要的事儿。”

“你听见啥啦？”老孔头问。

“说是东山里李海那伙抗日军要往回拉，打沈阳了。”

“你这是听谁说的呢？”孔绍先老头子接着问说。

“一个走道的说的。”

“能是真的吗？别又是造谣吧！头年就哄扬要过来，要过可始终没见影。那时要过来，咱连租子都可以不缴了。后来，我听说那一伙又拉远了。”

“就是那一伙。什么造谣，你不信就拉倒。人家说的可圆全啦……拉远了，拉远了咋不会回来吗？你说的呢！”

“是去年春天到过榆桥寨的那一伙吗？”凑到旁边听声的孙荣老头问，接着补充说：“要是那一伙可真好，不打人，不骂人；是穷家老百姓的东西，一概不动。专拿地主老财的。”

“也是那一伙，也不是那一伙。这回人扩充了很多，说和一个姓杨的司令的军头联络上了，说眼时这伙抗日军打日本人打的可猛啦！……人家不光打仗，到哪都开会，给庄户人讲打日本的道理，朝大户借粮，借抗日捐。不借不行，不借也得借。用老百姓的东西给钱，公买公卖。没有钱时先给开欠条，说下次过来时给。以后可也真给了。很讲信用哪！”

“啊，这样的抗日军可真好啊！你没听说他们这一伙有多少人哪？”孔绍先老头子进一步问说。

“这一伙听说有两三人，有很多伙呢！加起来说是上好几万人。听说姓杨的这部份枪也齐全，有机关枪，还有从日本人手里夺过来的小钢炮，用马驮着，打得日本小鬼子嗷嗷

叫……”

“打过来，要能一下子把日本鬼子打跑，就是拿一点捐税，也应该应份，给不给，还不还咋的？”孔绍先喃喃地说。

“真也是这话，打就打走，别轻不撩的。这两年咱庄户院的日子可让日本人折腾苦啦！这样下去，谁还有心种地？”孙荣老头子说。

高万有沉默地坐在一旁，听着他们唠扯，他始终未插言，也未搭语。这晚上回来，他一路走着，一面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盘算：

“要是抗日军过来，能把日本鬼子打跑，那倒很好。中国的地方，让这伙鬼东西霸占着，祸害，就没个好。……把日本鬼子打跑了，下点力量，好好种几年地，两个儿子都娶上媳妇……那以后的日子该安定了。……”

他摸着黑，用手推开院门，刚要举步进院，突然听得老牝犍牛的哼叫声，二林从黑暗的牛栏门跳出来，乐得象意外拣拾了十块钱似的，兴高采烈地叫着说：

“春姐，快来看看吧，咱家老牝牛好象要下小牛犊啦！”

“咋的？要下了吗？”高万有跨进院门，一边走向牛栏，一边大声地朝二林问说。

“下啦，正在下呢。”

老头子走进牛栏门，朝儿子吩咐说：

“二林，你快去把我预备的灯笼点上！让春姐烧火熬小米粥。”

当高万有迈步走进牛栏时，昏暗里，他看见老犍牛四肢拖长地躺在圈栏的地上，多皱的脖颈伸着，它的头不停地扭动，

一会儿抬起来，一会儿又落下去，尾巴挺直，不住地摔打。它用后蹄踢蹬着，把圈栏里的积雪踢得远远的。它的身下拉出一堆黑粪。它痛苦地低声哞哞地叫唤着，象经受不住临产的阵痛，昏厥过去了。过了一会，它又哼叫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几乎变成呼吼了。老头子俯下身去看了一会，无奈地搓弄着双手，急得象热锅的蚂蚁似的，直转抹抹。他看见儿子打着灯笼走进牛栏门，连忙止住他说：

“你别拿灯笼晃它的眼睛。你就站在圈外边吧！”

在灯笼的摇曳的烛影下，老万有这时才发现老牝牛的头差不多已经伸到槽腿下面去了。它的嘴张开着，不停地呼呼地喘气，鼓胀的肚子也一起一伏地蠕动和抽搐，胞水已经从它的下部流出来，流到它的屁股和腿下面，把地面都润湿了。它的躯体开始剧烈地痉挛，好象全身的毛都颤抖起来了，两条后腿使劲向后踢蹬……

高万有赶紧跑到前面去，弯下腰，用力把牝牛的脑袋从槽腿下面拖了出来。他听见牝牛的两只大鼻孔在喷着粗气，多节的喉管痉挛地喘息着。老万有用力扳住牝牛的脑袋。在灯影映照下，它那大睁着的闪着痛苦的无告的黑色瞳孔，固执地、仿佛期待着援助似地，对着老主人凝视……老万有蹲下身去，突的一下，把牝牛的头抱在怀里了。

儿子玉林对爹的举动感到惊奇。他喊着说：

“你怎么啦，爹，你抱着牛脑袋干什么？小牛快生了，快给它垫点草吧。”

“我——来。”

老头子好象非常不情愿地松开手，站起身，走过来，小声地急促地吩咐二林说：

“把灯笼给我，我在这看着。你赶快去拿垫草！”

二林跑着去房后拿垫草去了。但，没等他把垫草抱回来，小牛开始下生了。老万有用手打着灯笼，大睁着两只眼睛看着老牝牛，心一阵颤抖，禁不住热泪盈眶……

二林抱着垫草跑回来时，小牛犊已经降生下来了，是一头黑色的小牝牛。它从挣破的胞衣里，一次又一次地颤动那生着一条白脑门的小脑袋，象在表示它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了，它的四条腿象不会动弹似地打着痉挛，却用力匍匐向前。

“爹，你看，小牛犊拜四方啦！”

春姐不知什么时候从屋里跑出来，站在牛栏外面，一边看着，一边大声地叫着说。

这时，老牝牛象是已经从生育的痛苦里苏醒和恢复过来了。她回过头来，把嘴伸向小黑牛犊，亲昵地用舌头舔着小牛的脑袋和脖颈。

“爹，快把它抱到屋里去吧，搁外面晚上会冻死的……”二林说。

高万有打着灯笼走向小下屋，他在那里找到了一张破麻袋片，拿来包小牛犊。

“来，二林，你来抱吧，抱进屋放在炕头上。我把草给老牝牛垫到身底下，春姐去把粥盛出来，晾一会拿来。”

老头子一边把小黑牛犊上身包好，一边嘟嘟囔囔地吩咐说。

当二林把爹包好的小黑牛犊抱起来要离开牛栏的时候，老牝牛扬起头来，睁大眼睛痛苦地哞哞地朝着小牛犊瞧看着，发出了不忍割舍的哞哞的叫声。

高万有全家都投进一种获得和新生的喜悦气氛之中了。可

老牝犛牛却一整夜也没有停止号叫，它仿佛在呼唤它那心爱的小犛儿；埋怨主人无情地忍看它们母子分离！……直到黎明时分，才逐渐停下来不叫了，它可能已经疲乏了，闭上眼睛睡着了……

第二章

农谚说：“八月十五云遮月，正月十五雪打灯。”

谁都不记得：去年中秋节晚上是不是看见了月亮？可是，今年元宵节——庄户人管它叫灯节——却是个雪打灯的风雪之夜。浑河村的佃庄户，家家窗棂上都响着吵吵——吵吵……那象碎玉敲击窗纸的声音。深夜，睡不着觉的老年人心里嘀嘀咕咕地想：“正月十五降瑞雪，兆丰年啊！……兴许今年的年成会不错吧！……”

早晨起来，推开屋门一看，窗子凳格、窗台、阶沿、院心、墙头、屋顶到处填满、堆叠起有半尺深的积雪。连街门口外面的老柳树枝上，都挂满了白色的雪……，真个好一派严寒玉砌的银装世界！

正月十六这天早晨，天还没亮，宁海山就从被窝里爬了起来。他摸着黑，穿上棉袄裤；摸着黑，系上靰鞡；摸着黑，走出了屋门。他站在阶沿上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外面是黑沉沉的一片，雪停了。这，在他刚从梦里醒来，听不见雪打窗棂的吵吵声时，就已经断定了。但一夜之间，雪下了多深多厚，他却不得而知了。浑河村的穷庄户人，真是各有所长，宁海山从小就是个下压拍打狐狸、打黄鼠狼，撵兔子，抓山鸡的能手。他有一整套下压拍子的特殊办法和经验。他用一块三四尺长、两尺宽

的厚木板做成拍子，上面压上土坯或石头之类的沉重物件，在木板底下立起四个支架，支架和支架之间拉上细麻绳；然后把抓来的麻雀剥去皮，沁出血腥的气味，用马尾穿上，系在细麻绳的联结处。把这一切都搞好以后，就选狐狸和黄鼬经常来往经过的沟底拐弯的地方安上，只要黄鼬和狐狸从这里走过，它们远远地就会闻到血腥味而钻到压拍子下面，用爪子去扑悬着的麻雀。就在这轻轻一触动的当儿，支架一歪倒，压拍子哐咚一声压下来，任你有几只狐狸和黄皮子，也都会一起压扁，一只也别想活着逃脱。

宁海山虽说过年已是满三十八岁的人了，可他摆弄起这个营生来，真比年轻人还上心，有劲头，而且好象从中产生出莫大的兴趣似的。他有时为了侦察狐狸和黄鼬经过的路线，可以不吃不喝，整天整夜地守候在河湾和沟膛里，象猫捕捉老鼠似的蹲在洞口，不断地探视和寻求。宁海山抓山鸡和撵兔子的本领也很惊人，每当他在雪窝里发现山鸡影子的时候，他便拚命的在山坡雪地里奔跑。他的腿脚非常灵便，身体矮瘦，动作特别敏捷，一耸老高，一跳老远，很有追逐的能力，从远处看去，就好象张着两只翅膀，在山坡雪地上飞翔。野鸡被撵得惊叫着，撵了一会，绕几个圈儿，便飞不起了，最后，它便把头往雪窝里一钻，连尾巴翅膀羽毛露在外面也不管不顾，就只等着让人去抓了。灰色的野兔还能跳跬一会，但只要让宁海山发现了，看在眼里，十之八九是难逃出他的手掌心的。当他最初在远处发现它时，并不急于惊动它，他小心地用眼睛盯住兔子，隐着身子，尽量避免让兔子看见，让水沟、壕埂、老树头掩护着，从远处绕着弯子，向兔子停留的地方靠近，等到挨近的时候，他猛然从雪地上跳起来，向前飞扑过